

风物咏

万松浦的秋天

曲树强

胶东半岛北部海滨的秋天，比内陆来得要迟一些，也静一些。渤海湾的湿气裹着南风，一波一波地吹过来，把霜期往后推了又推。万亩黑松林伫立在秋风里，像一片凝固的绿色海水，波澜不惊。松针细密，层层叠叠，阳光从缝隙漏下来，铺出满地碎金。

在这片松林深处，港栾河一路蜿蜒，在大地上画下最后一笔，汇入渤海。这条河不宽，水也不深，可它有自己的耐心。从源地出发，穿过田野、村庄、公路，绕过几座低矮的丘陵，它走了很远的路，才抵达这里。江河入海口，古称“浦”。万松浦书院的名字，便是从这地理与诗意的交汇处长出来的——万松，是林；浦，为水。松与水之间，一座书院安静祥和地伫立着，像一个人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椅子，坐下就不走了。

这座书院是作家张炜先生倡导建设的，他既是写作者，也是读书人，骨子里有一种胶东人特有的执拗——认准了的事就要做好，做到极致。书院的日常学术业务在院长指导下开展，出版部编印的书是跟这片土地、跟文学、跟思想有关的；图书馆的藏书，是你坐下来能翻到真正值得翻的东西；网站上的文章每篇都经得起读第二遍；学术部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，规模不大，但来的都是真正有学识的人。

书院一期工程占地110亩，它安放在万亩松林的一个角落里，像在一张大宣纸上落了一枚小小的印章。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：秋天，一群人从各地赶来，带着各自的论文、书稿、困惑和理想，坐在大会议室里，听一个人站在台上讲，讲完之后争论，争到面红耳赤，争到窗外天黑，松林里起了雾，他们才散。然后各自回房，在灯下把白天没争论完的话题写进笔记里。这样的场景，不是虚构，是万松浦秋天里的日常。

办公楼呈“同”字形结构。第一次听到“同”字形的时候，我想的是：为什么是“同”？不是“口”，不是“回”，不是“品”？后来站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抬头看，才明白这个字里藏着的用意——中间一个庭院，四面围合，像一个人张开手臂把一片天空抱在怀里。布局设计吸收了传统建筑古朴典雅的特点，飞檐、灰瓦、木格窗，同时借鉴了西式建筑的优长——同声译会议厅、餐饮配套设施的动线设计、采光和通风的现代标准。中西合璧，这个词用滥了，可在万松浦它不显得刻意。传统不是摆

给游客看的布景，现代也不是贴上去的瓷砖。它们像两种方言，在这座建筑里说着同一件事：让人待得舒服，让人待得住。

两个研修部坐落在松林中，都是三层别墅式建筑，走近了会发现它们像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——外墙的颜色和松干的灰褐接近，屋顶的坡度顺着林冠线的起伏走。八套独立起居单元，每套都有卧室、书房和起居空间，供专家学者研修之用。当一个人带着未完成的书稿来到这里，住进其中一套。白天在阅览室翻书，或是在座谈室与人争辩一个观点；傍晚登上三楼观景平台，极目远眺，万亩松林尽入眼底，北望则大海如砥。松林的绿一直铺到天边，天边的蓝一直铺到海平线，海平线之外是渤海，渤海之外——你不必想了，因为此刻你手里正握着一支笔，稿纸上有一个段落等着你写完。夜深了，松林的呼吸声从窗外渗进来，伴着大海隐约的涛声，你铺开稿纸，写下白天没想通的那一段。这样的场景，是万松浦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。

秋天是万松浦最好的季节。

天高云淡，松林翠绿，鸽子在林间光影中悠闲地散步。它们不怕人。你走你的，它走它的，偶尔对视一眼，不惊不惧。那一刻你会产生一种错觉——仿佛自己也是它们中的一员，羽毛收在身体两侧，脚爪踩在松针铺成的软地上，共享这秋日缓慢而丰盈的时光。庄子说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可此刻不需要往来，只需坐着，鸽子就在你脚边啄食，阳光就在你肩上移动，秋天就在你呼吸的间隙里一寸寸加深。你不用说什么，鸽子也不说什么，可你们之间完成了一次比语言更古老的确认：我们都在，都好，都各得其所。

一只猫咪突然从草丛中闯出来。它站定，回头友好地看了我一眼，又迈着悠闲的步子向前走去。那眼神里没有乞求，也没有戒备，就是一种“我看见你了”的坦然。然后它走了，草丛合拢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发生了——在这座书院的秋天里，人和一只猫、一群鸽子、一片松林之间，完成了一次不需要翻译的理解。猫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猫，可这不认识里有一种比认识更深的信任：它知道你不会伤害它，你知道它不会怕你。这种信任不是训练出来的，是这片土地自己长出来的。

办公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。秋天里叶子绿中透着些许淡黄，像

一笔没写完的草书，收了锋，却意犹未尽。那淡黄不是衰败，是一种成熟的象征——该绿的绿过了，该长的长完了，现在只消把颜色往回收一收，等一场霜。霜来了也不怕，爬山虎见过很多场霜了。它从建楼那年就爬上来了，一年一年，从墙根爬到屋檐，从东墙爬到西墙，把整座办公楼裹在自己绿色的掌纹里。秋天是它的成熟期，冬天是它的休眠期，春天它会再回来。植物比人更懂得等待。

我沿着松林中的小路走。脚下的松针积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没有声音，像踩在时间的绒面上。松脂的气味很淡，不仔细闻不到，可它一直在——那种清冽的、微微发苦的香气，是松树用一整年熬出来的。港栾河在不远处流着，水声被松林滤过了，传到耳朵里只剩一点模糊的响动，像谁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书。河水不急，秋天的水位比夏天低了些，河面窄了些，可流向没变。它还是朝着那个方向走——入海口，然后是大海。

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，从来不是把书藏起来，而是把人聚起来。从白鹿洞到岳麓，从嵩阳到应天，古代书院的灵魂是“讲”和“学”两个字。先生讲，学生学，讲完了辩，辩完了再想，想不通了再讲。万松浦继承了这一点，又给它安上了现代的骨架。它有独立的院产，不是寄人篱下；它有清晰的学术品格，不是什么热追什么；它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立院，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。这些看似制度层面的安排，落到实处，就是一个问题：来这里的人，能不能安心读书、安心思考、安心写出点什么来？

万松浦的秋天不说话。它只是把松林给你看，把大海给你看，把一只猫回头的那一眼给你看，把港栾河水声里藏了一路的耐心给你看。剩下的事，要你自己想。而想，恰好是来这里的人最擅长的事——也是这座书院存在的最大理由。

天色渐晚，松林的影子开始拉长，办公楼外墙的爬山虎暗了下来，绿中透黄的颜色变成了深绿中透着赭色。鸽子回了巢，猫不知去了哪里，港栾河的水声更模糊了。我起身往回走，脚下的松针还是没有声音。走到路口回头，书院的灯亮了几盏，在渐浓的秋色里，像几颗不太亮的星。不亮，可够用。够一个人读到夜深，够一支笔在稿纸上找到下一句的方向。

这就够了。一座书院要做的，不就是这件事吗？

独立众荷

林海

盛夏一日，文友于金玲邀一众同好前往东山宾馆赏荷。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我常捧读，这份情愫，也让我对东山宾馆的荷塘心生向往。

那日，天瓦蓝瓦蓝，朵朵白云宛若绽放在天际的繁花。于金玲早到一步，她兴奋地在微信群说，荷花很美，方才还结识了一位摄影师。

一大片荷塘映入眼帘，绿叶衬红花，煞是好看。一群衣着明艳的女子伫立塘边，变换各种姿态拍照，红花绿叶相映，平添几分雅致与韵味。待我们走近，于金玲指着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女士介绍：“这位是摄影师林惠芝老师。”

林惠芝，这个名字听来十分熟悉。依稀记得前几年的文学活动上，她常作为特邀摄影嘉宾出席。她手持佳能5D3单反相机，身背摄影包，与我们侃侃而谈。

从文友鲁从娟口中得知，林惠芝祖籍栖霞，年长我七岁，已是七十多岁的大姐。她爱好文学，也酷爱摄影，曾获烟台市级摄影大赛一等奖，如今是一家摄影组织负责人，时常组织摄影采风。她乐于为旁人定格影像，偏爱捕捉市井烟火与自然风光，尤其钟情拍摄荷花。

日头渐渐升高，荷塘人影交错。林惠芝笑着提出为我们五位文友拍摄合照与单人相片。荷风漫送清香，荷叶和荷花在微风里轻轻摇曳。望着含笑为我们拍照的林惠芝，我心中一动：这位林家大姐举止不俗，身上一定藏着许多故事。

空闲时分，我忍不住向她细细问询。原来大姐出身革命家庭，特殊年代因有海外关系难以获得正式工作，也不敢谈及婚嫁。在园林处做临时工期间，她遇见了后来的伴侣。对方苦苦追求五年，她终被一片赤诚打动。恋爱后，伴侣遭遇工伤，昏迷两日两夜，留下病根。后来的几十年里，他先后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、帕金森、脑梗。她往返医院，望着爱人含泪低语：你是忠厚善良之人，怎么偏偏一生命运多舛呀！不管你怎样，我一定尽力照顾好你。

为了让心爱的人在有生之年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自2014年起，她陪伴患病的老伴随团出境，先后去往多国，异国山水见证二人相濡以沫的深情。夫妻俩动人的故事广为流传，社区授予他们“五好家庭”称号，芝罘区委宣传部为她颁发“最美妻子”奖杯与证书。

不曾想到，众人眼里开朗从容的大姐，竟然历经这么多风雨。我的心绪，由敬佩转为深深的心疼。我问她：“大姐，老伴走后，您年岁不小，还要四处奔走摄影，为何依旧这般努力？”

她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不能停下走动。多年操劳，三高、糖尿病并发病、严重冠心病缠身。倘若整日闭门居家，身体只会垮得更快。纵然半生历经坎坷，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。”

多么可敬可爱的大姐，她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遇见她，我更深悟一层道理：人活一世，不在于遭遇多少风雨，贵在拥有平和强大的心境直面磨难，就像眼前亭亭的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

我凝望荷塘，满塘荷花，有的欣然绽放，有的含苞待放；一池碧叶，有的宛如舞女舒展的裙裾，有的好似阳光下撑开的青伞。蝉声此起彼伏，再看荷塘边，又忙着为文友拍照的林惠芝，衣袂翩翩，恰似一株荷花迎风而立，令人心生敬佩，倍感亲切。我忽然想起洛夫《众荷喧哗》中的诗句：你是喧哗的荷花中/一朵最最安静的/夕阳/蝉鸣依旧/依旧如你独立众荷中时的寂寂。